

想到贵阳阿嘛照相馆 从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

陈常青



当灯光渐暗,电影院银幕上出现《南京照相馆》里那间被战火包围却又承载着无数希望与抗争的小照相馆时,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同样命运多舛的贵阳阿嘛照相馆。这些在战火中饱经风霜的照相馆,以特有的方式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光辉。
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将人们带回1937年的血雨腥风寒冬,南京,在日军的铁蹄下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吉祥照相馆,本应定格幸福温馨,却成了百姓们躲避战火的避难所。邮差阿昌、照相馆老板老金、龙套演员林毓秀……这些平凡无奇的小人物,因命运

安排而聚在一起。他们被胁迫冲洗底片,却意外发现日军屠城的罪证。那一刻,恐惧与愤怒在心中交织,他们没有退缩,凭借着非凡的勇气和智慧,开始了惊心动魄的“罪证保卫战”。

同样是在1937年,广东彭氏四兄弟怀揣梦想来到贵阳,在大十字开设了“阿嘛照相馆”。“阿嘛”,这个在广东客家话中意即惊喜、肯定的词,寄托着他们对照相馆的美好期许。凭借着先进的进口设备、热情周到的服务和精湛的摄影技术,阿嘛照相馆迅速在贵阳走红。每逢过年,这里总是涌动着穿新衣喜气洋洋拍“全家福”的人们。戏剧家田汉、画家徐悲鸿、电影明星胡蝶等名人也曾在这里留下珍贵的影像。胡蝶还亲笔为阿嘛照相馆题写牌名。

然而,1939年2月4日,18架侵华日军飞机突袭贵阳,对以大十字为中心的繁华商业区进行狂轰滥炸。一时间,贵阳城火光冲天,爆炸声震耳欲聋,百姓四处奔逃,哭声、喊声交织。曾经热闹非凡的阿嘛照相馆在这场浩劫中被炸毁,那些记录着贵阳城市变迁、百姓生活点滴的相片在大火中化为灰烬。但阿嘛照相馆并没有就此消失,经历了短暂沉寂后,1939年的端午节,阿嘛照相馆重新开业,坚定地继续书写烟火故事。

在阿嘛照相馆的光辉岁月里,最引以为傲的摄影作品是为遵义会议会址拍摄的经典之作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为拍摄红色纪念馆重要资料,阿嘛照相馆摄影师彭万里、彭一凡带着相机、胶片和冲洗药水奔赴遵义。两名摄影师通过走访调查,努力寻找最佳拍摄时机,十几个昼夜拍摄了上百张胶片,最终精心制作的遵义会议会址照片通过新华社发稿。这张经典照片成为阿嘛照相馆的“镇馆之宝”,让阿嘛照相馆与红色历史文化紧密相连。

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,照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“奢侈”的事情。那时,没后期制作的数字技术,更没有美颜滤镜,为了让照片中的人物形象更美,阿嘛照相馆摄影师掌握了用颜料为照片“化妆”,用刀片为闭眼人像“开眼”等“绝招”,以精湛手工修像技术为人们记录下人生中的重要时刻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,贵州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在阿嘛照相馆诞生。此后,照相馆不断更新设备,引进先进技术,从黑白转机到彩色转机,再到彩色数码环绕转机,不断成长更新的阿嘛照相馆最多可拍摄3000多人的集体照。

如今,阿嘛照相馆依旧坐落在贵阳市的中华北路上,复古的橱窗式门头,玻璃橱窗里面挂着熟悉的老照片、手写信笺纸、福字背景墙……走进照相馆,仿佛穿越回到了往日时光。每逢新春佳节,来这里拍摄全家福的人仍然络绎不绝。

正如电影中的南京照相馆,贵阳阿嘛照相馆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,更是贵阳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者、城市记忆的传承者。在它的镜头里,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更有历史的波澜壮阔。它用一张张照片,谱写了一曲关于贵阳的光影诗篇,让岁月的芬芳在纸纸上永恒绽放。

暑假记忆

陈启银

下班后,我喜欢在小区卖菜的门店,简单买些菜回家。这段时间,女店主忙碌的身边,多了个十来岁的小女孩,一会儿看电子秤,一会儿帮忙整理菜的摆放,还不时问问妈妈“这样做对不对”……我半开玩笑地对店主说:“开始培养小老板了?”她说:“放暑假了,没人带,店里又忙不过来,兼顾一下吧!”

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感到似曾相识。

我在小女孩这个年龄时,暑假大多是在放牛。夏季,山坡上、沟渠边、原野里,水草丰沛、蝉鸣鸟唱、花香蜂飞,正是放牛好时节。大人要挣工分,放牛这个光荣的任务,正好可以给我们这些小孩。

在我的记忆里,那不仅是放牛,还是和同学、小朋友一起撒着欢地玩,是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。什么游泳、捉迷藏、抓虫子、掏黄鳝、摸鱼捕虾、爬树摘果等,全在放牛期间进行。彼此还会约定,今天到你家附近山上放,明天到他家附近树林的河边放——漫山遍野地疯玩早有预谋。天太热的话,干脆找个僻静的堰塘,骑着牛泡上大半天。那时,我们常常吃完早饭骑牛出门,快中午才回家,下午四五点又牵牛出去。有牛就有玩伴,成群结队,父母也放心。

再大一点,就是扛着十字镐,或带着镰刀,带上饭,到五六公里以外的大山挖桔梗、削荆条,再拿到大队部的商店去卖,把下个学期的学费挣回来。

或者和父母、哥哥姐姐下田劳作。暑假与稻田的除草期重合,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,戴



上草帽,绑起裤脚下田,用脚在禾苗的行距间拱一拱、划一划,松松泥土,一步步往前走。此时,禾苗已长得很壮,叶片像螳螂的锯齿,水里有蚂蟥,若是裤脚扎不好,就很容易被划伤或叮咬。

记忆中,很多课本以外的动植物知识和生活小技能、脚与泥巴接触的奇妙体验、“不劳动不得食”的朴素道理,我都是在这些劳动的过程中获得的。

后来到城市生活,我孩子这辈人面临的情形大不一样。夫妻俩工作忙,父母在千里之外的老家,每到暑寒假,就为孩子的管理发愁。孩子出小区不放心,带到单位上班不现实。托管班、培训班、兴趣班、旅游,或者在装有监控的家里上网课、做作业……日后将成为他们的暑假记忆。而真正参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劳动,反而成了奢侈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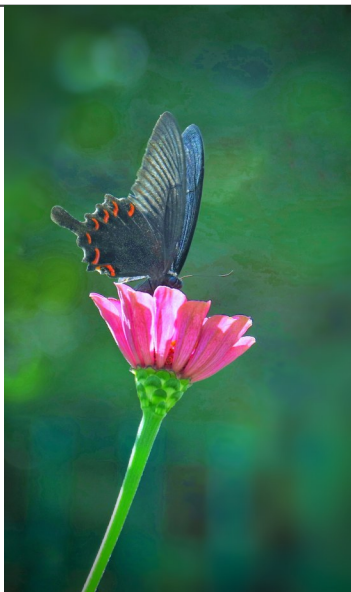
我发自内心为那个小女孩感到庆幸。她能和母亲一起如此深入地体验真实的生活,简直太难得了。确实,也许在很多人看来,她是辛苦的,可在我眼里,这才是她应该经历的。多年以后,她可能会带着这个暑假的记忆,走进更加精彩的世界!

拍客



蝶为花舞

冯小川 摄



名家名句

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,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——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,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,在花开花落中,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,在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,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的、新的划痕中,在一个人

的声音由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,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的寒冷和飞雪中。只要我们在行走,时间就会行走。我们和时间是一对伴侣,相依相偎着,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,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。

——迟子建